

回家过年

邹凤岭

在故乡,蟒蛇河水静静地流淌。一条宽大的九曲河从大坝口处挤破堤岸,脐带般连接在蟒蛇河上,弯弯曲曲,流经老家的村前。我在大河边长大,沿着河岸走出家乡。多少年来,无论走到哪里,栖息在何方,家乡村子前的那条河始终缠绕着我,回家过年成了日夜的向往。

这一年腊月里,我走在了回家的路上。小时候,过年的快乐一幕幕闪现在眼前。过了腊月二十四这一天,左邻右舍的人们进入了忙年的高潮,平静的村子开始热闹起来。扫尘、办年货、买年画,跟着父亲给逝去的爷爷送纸钱,杀年猪、捕塘鱼、涨米饼、煎肉圆。厨房里,三尺灶台上,方方的烟囱一直通到屋子外,炊烟袅袅,映入五彩云端,水清景秀美如画。灶台前的神龛里贴有灶神画,两边写着“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月光下,灶台前,父亲点烛燃纸钱,小年夜,家家户户点灶神爷。还没等到芦柴蔑子别成的灶王坐骑马燃烧完,我就急着伸手去拿米饼和水果,跑去一旁痛痛快快地吃得香又甜。那个岁月里,吃上白米饭不多见,过大年时最大的期望就是能吃上一顿有鱼有肉的年夜饭,穿上一双新布鞋。

父母养育了我们兄弟姐妹9人,每人过年都穿新布鞋是件不容易的事。为了过年时我们都能穿上新鞋,母亲早早做准备。盛夏天午后的时间里,太阳酷热,不能下田劳作。母亲找来补了又补的旧衣裳,洗净晒干,拆下一块块碎布头。用滚烫的开水冲在裹着面粉的钵子里,打成了浆糊,用来糊“鞋子”。浆糊是由一层一层布粘成的用来纳鞋底的材料。母亲将浆糊粘在木板上,然后一层布加一层浆糊往上贴。糊好后,放到太阳下面晒干就成了“鞋骨子”。纳鞋底的绳线,是自家屋后空地上种植的原麻捻成的。春天屋后种下的原麻,长到秋天可以收割2—3次。收割回的麻杆子放到河水里去浸泡,剥下皮,棒打柔软后,再用牛骨做成的捻锤捻成细细的纳鞋底麻线。秋收后的空闲时,母亲起早睡晚纳鞋底。在那寒风的冬天,放学后的我,总看到母亲油灯下纳鞋底,手指常常被针戳破流出了鲜红的血。一双双鞋底纳成后,还要做鞋帮。母亲心灵手巧,自己动手剪鞋帮,我们年纪小,脚不停地长,一年与一年的鞋子不一样。鞋面布是新的,这是母亲早早就拜托供销社的阿姨留下的碎布头子。大年初一的早上,母亲看着我们一个个穿上新鞋子开心样,赶紧送上祝福语:“新年走新路,有出息,前程广。”

不知不觉,我已到了村头那座大木桥,走在通往母亲住的老宅院子的路上,遇到了上了年纪的伯伯与叔叔,多少年来未曾相见,盯着我看了好一会,笑着叫出我的乳名。打开老宅院子那扇柴门,母亲惊讶地“啊”出了声,喜出望外,红了眼圈笑出了泪。灶膛前,母亲一把把添加柴草,红红的灶火,映红了一屋。干干的柴草,在燃烧中发出清脆的细微炸裂声,伴着热烈的火焰跳跃在母亲满是皱纹的脸上。锅里放着白米和清水,母亲在为我慢慢地熬着最爱的白米粥。小时候,母亲用牛粪饼做燃料,熬成清水白米粥,是我星期假日从学校回家时的特殊待遇。那时粮食紧张,柴草也紧缺。夏日里,父亲将牛粪做成盆口大小饼的形状,贴在泥墙上晒干,冬天里当柴火。牛粪饼火力大,底火足,最适宜熬粥了。母亲在熬粥,我就坐在她的身旁,几朵乳白软软地照在灶台上。一会儿,沸腾的锅里开出了乳白色的花朵,散发出满屋子的香气,我吃上了香甜可口的白米粥,加上红心蛋黄流着油的脆鸭蛋,还有母亲刚从菜园里拔来香菜配成的小磨麻油豆腐。

夜晚,母亲让我与她睡在一个房间里,床铺上的被褥干净又整齐,席子下垫着厚厚的软稻草,还是原先的模样。乡村的夜静悄无声息,月光撒在窗台上,偶尔传来远处狗叫的声音。当太阳的光射进屋,照在了床铺上,我才伸着懒腰从睡梦中醒来。母亲已将粥锅里下的小圆子盛在碗里,端放在饭桌上,母亲看着我吃早饭,就像看儿时的我刚学着拿筷子吃饭时的模样。碗里的饭还没吃完,母亲帮我添满又一碗,幸福的笑容就写在脸上。

陪在母亲的身边,看着母亲忙碌着准备过大年。年将近,母亲手捧大白写的大大的“福”字和春联,让我贴在了屋子正堂前。年夜饭,母亲作了精心的准备,端上乡土大菜“八大碗”,祝福中,一家人,大团圆。这一夜,母亲守岁到天明,弹去烛光灯捻上的火灰一次又一次,添上香火一炷又一炷,爆竹声中迎来朝阳升起一年又一年。

乡村有年味

夏牧

也许人近黄昏思乡怀旧,也许厌倦了城市过年的慵懒,近两年,我们举家赶往乡下老家,与年近的老母亲和三弟弟一同过年,顺便看乡亲们热热闹闹地忙年,欢欢喜喜地压岁。特别是到腊月月底上,走在熟悉的乡路和小巷,历久弥新的年味扑面而来。

今天的乡村,尽管时过境迁,人丁不如从前,年的韵味亦有些许的变化,但每到农历腊月,依然可见炊烟袅袅,依然可见行色匆匆,依然一派忙年景象,年关依然红红火火,年味依然浓香浓烈,人们依然在快乐中过年。乡愁在这里延续,归人在这里微醉,鸡犬在这里欢鸣,孩童在这里跑跳,喜庆在这里洋溢。

路边一户厨房的烟囱冒出浓浓的炊烟,洞开的橱窗涌出不绝的蒸汽。老者随后端出一笼笼又大又暄的菜包子;不久,又摆出一屉屉又方又绵的糯米糕。而另一户门前的米筛子摆满了年烧饼和碎米饼。年烧饼采用糯米粉加水略温,搓成圆的再压扁,然后置放铁锅加热烤熟出黄巴后再铲出。烤熟的年烧饼内白外黄,又黏又香。而碎米饼则是过去用机碾下的下脚碎米,再注入粉碎机碾成细面,用稀粥搅和,经过一夜发酵后再用铁锅摊做烤熟成米面饼,也同样为白面黄巴子口感好。这两样东西都是我们盐城西乡乡民逢年过节必做的老年货。除了可口因素外,还有年年涨年年发的好寓意。两种饼一经吹晾晾干后,无论存放多久,都不会生霉变质。一旦到了三春头上,浸泡还原后再放水煮透,打开锅盖,满屋溢香。此时的米面饼略呈糊汤状,而年烧饼则柔软滴滑,略放些白糖,吃在嘴里,又滑又黏,又香又甜,是绝对的风味早餐。

忙过糕饼和蒸包,便是油煎肉圆、水穿鱼圆。案板上“笃!笃!”的砧肉声,是动听的忙年交响曲。一旦肉成碎末,加上葱姜蒜等五味佐料,做成糊团置放翻滚的油锅,一会功夫便煎出香喷喷的肉圆子,而鱼糊团在一锅开水中穿过,瞬间便成白胖胖的鱼圆子。接着便是火炒花生、瓜子、向日葵,有的还会炒上一锅香糯米。那热气腾腾的冒冒气,那盈耳不绝的沙沙声,那弥漫天井的焦焦香,不由得使人顿生抓一把,嗑口香的馋念头。不过你若又腿进院门,一定有惊喜,好客的主人会热情地抓上大把大把的花生、瓜子并向你让,让你手忙脚乱不知该接哪样好。当然,讲究的乡村人还会炒上一瓢黑芝麻,然后碾碎拌白糖,初一早上包圆子,香甜可口那叫爽。

到了二十八、九和三十晚上,又是另一番忙碌景象。家家掸尘,户户擦窗,然后便是所有的户门上贴上大红的春联,门楣则贴上镂空的红喜,就连窗户也有福字当空。此时的村头舍尾可谓满屋飘红,满门喜气。其后便是横置桌子放碗筷,摆上一桌子菜和饭,

点上油灯和蜡烛,然后是烧纸又磕头,虔诚作揖嘴叨咕,拜托祖宗保佑家人平安、孩子出息,当然还少不了保佑升官和发财。祭过祖宗之后便去坟地烧纸焚宝,再给祖先送上“压岁钱”,依然是无尽的嘱托,但却是乡村人祈盼愿。尽管这是一套迷信的做法,但却是乡村人不可或缺的心理,是质朴的乡民祭祀祖先的传统方式,也是一种特殊的乡村年味,家家如此,年年沿袭。

节前的小街便是乡村年味的集散地,本来不是太宽的小街总是摊点云集。炉蒸的、锅炒的、灶炕的、磨碾的、机扎的、手做的……坊间平时看不到的东西,此时都能在小街的大摊小点上看到和寻到。过去只能在年货郎担上才能见到的人工“作糖”,已经久违了几十年,现在居然在一老者的三尺案台摆了十几大盘,金黄色的带着气孔,还有独特的糖糊味。同行的乡友,南京归来的李先生掏出10元票子买下整盘“作糖”,现场切下几片即入口,边嚼边说:“几十年没有尝到这味了,居然嚼出了儿时的韵味。”

小街尾声的临近,正是年夜饭的开始。除夕的傍晚,街上的人流渐渐散去。家家厨房户户灶台进入铲勺交响呼应的高潮。随后一碗碗热菜,一盏盏冷盘便挨挨挤挤地摆上了堂中餐桌,满堂洋溢的是腾腾热气和盈盈笑语,一家人端起酒杯相互道贺祝福,总有说不完的甜言蜜语,总有笑不够的天伦之乐。

吃完晚饭,便拿盆擦粉,双手搓捏糯粉团子,尔后,一个大大小小如钢球的大圆子便摆满了筛子。洗手之后看春晚,前仰后合笑不停。不意已过子夜时分,睡眠未醒已到大年初一。天色尚处昏暗,便闻四处传来无数的鞭炮声,乡民们用这欢快的鞭炮迎来了新的一春,庆贺各自普增一岁。当天色大亮之时,锅里的大圆子已经浮起熟透,母亲先盛起一对圆子置放双碗敬奉先祖,其后一家人陆陆续续夹起圆子蘸上白沙糖,悠然饱尝起来。然而,还未放下茶碗,便有赶早拜年的童仔陆续登门,送上吉祥如意的新年贺词,一声声爹爹过百岁,奶奶有福气,大爷大妈发大财的好口彩令人喜不自禁,笑口难掩。这样的好话语从街上听到乡下,一直听到正月初五,甚至正月十五才收官,年味才渐渐淡去。

乡村年味是千年的习俗世代的祖传,是中华民族古老的年关文化,早已植根于乡村子民的血脉之中。虽然当下乡村式微了人稀了,年味的浓烈已大不如前,但乡村不会绝人踪不会断,故而乡村的年味也不会变不会断。只要一村尚存一户栖居,就有不息的腊月炊烟,就有不绝的乡村年味;只要一街尚存,就有传统的节日氛围,就有淡不去的民间年味。



购年货 顾正山 摄

爆竹声中的母爱

胥加山

你陪弟弟去看看别的孩子放爆竹吧,看在眼里,听在耳里,就像一挂爆竹停留在自己的心里,就成了你们自己的爆竹了!”

别人燃放爆竹,看在眼里,听在耳里,就像一挂爆竹停留在自己的心里,就成了你们自己的爆竹了!我懂懂着,陪着小弟前呼后拥看过一家又一家孩子燃放爆竹,心里幻想着,我家的庭院燃放我和小弟燃放爆竹,火树银花一片!可当母亲叫我们回家吃年夜饭时,庭院里依然冷冷清清,顿时扫了我们过年的心情,这时母亲对依床而坐的父亲说:“孩子他爸,四子还在生我没能给他买爆竹的气呢!现在,我向你保证,等山子、四子他们来年考试第一名,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为他们买几挂,放成全村最喜庆的爆竹!”母亲说着,向我们伸来小指,跟我们拉起钩来,顿时,家中充满了欢笑声!

孩子时代的1年时间,过得漫长而难挨,不过我们始终没有忘记除夕母亲跟我们拉钩的约定,一年二个学期,大小几场考试,我们都取得了全年级第一名。同时也养成了我们良好的学习习惯。

13岁那年除夕,渐渐懂事的我们一边忙着掸尘、贴对联,一边孩童般幻想着母亲该怎样兑现她的承诺,可现实是一年来之中的境况并未好转,依然一贫如洗,债旁没还。门外此起彼伏炸响的爆竹声,响得人头疼痒痒,而我家庭院冷清的地上,根本找不到母亲曾所言的“全村最喜庆的爆竹”的影子。在吃年夜饭前,弟弟挤眉弄眼偷笑母亲原来也是个撒谎的孩子!

就在弟弟笑得正欢时,母亲对父亲说:“孩子他爸,还记得去年的此时,我和四子他们的约定——买回全村最喜庆的爆竹吗?”父亲疑惑着看母亲,显然他早已忘了。母亲白了父亲一眼,“看你这记性,我没忘,既然

进入腊月,家家户户都在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过年,而忙这忙那。都劳累了一年,也该享受迎春的喜悦了,屋檐下挂着一串串风干的鸡、鱼、肉是生活富足康乐的标签,这时的乡间也没啥农活了,孩子们放假在庭院嬉戏,在外打工的人们带着一年的收获陆续回家,过年的气氛就像杨柳青年画上的水粉慢慢洇开了。

到了二十四夜,就要掸尘,这可不是轻松活,全家上阵,屋里屋外都要一丝不苟,不留一点盲区。拂去一年的灰尘,不但是室内,心里都亮堂堂的。有了这份好兴致,就开始蒸年糕和包子,做上几锅米饭饼,杀年猪,炸肉圆。最有意思的是把绕村的小河围起来,用小水泵抽干河水,竭泽而渔,水落鱼出,活蹦乱跳的有鲫鱼、鳊鱼、鲢鱼、青鱼和虾等,眼尖的还能捉到老鳖呢。

大年三十既是神圣又是轻松的,这一天要贴春联和门楣上的喜钱,记得我小时候都是父亲自己书写对联,父亲的一手道劲有力的草书是远乡近邻闻名的,工稳、俊逸、内敛,一如他的医德医风,可能是他多年从事中医常开处方积淀的书道,邻居们也纷纷请父亲撰写对联,看父亲在大红纸上龙飞凤舞,那一刻我真是陶醉其中、乐在其中。下午就要到列祖列宗的坟上送“压岁钱”,四面八方的子嗣都要亲自或托人共襄此举。我总是携胞弟和堂弟一行毕恭毕敬地立于坟前,叩首作揖,虔诚地祈求仙界的祖先们保佑他的后人平安昌盛。送过“压岁钱”,已是日落时分,除夕夜就到了,母亲早已做好了可口丰盛的饭菜,一家人围坐在八仙桌旁其乐融融,共享年夜饭这顿精美的大餐,边吃边聊一年来的见闻和感受。

照例要喝压岁酒的,我和弟弟们常常是无所顾忌地开怀畅饮,豪情万丈,话闸子就打开了,总结陈年的得与失,展望新年的规划和愿景。那边,电视里的 CCTV 春节联欢晚会正闹得欢,电视上乐此不彼地歌舞升平,室外已有“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五彩缤纷的焰火冲上蓝蓝的夜空,新年到了:“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

年初一的早上,要燃放开门鞭和双响炮,吃了丰润的芝麻馅的汤圆,穿上新衣新裤的小孩就成群结队地满村地跑,向叔叔阿姨们拜年,一声声美好的祝福从他们稚嫩的小嘴里传到大人们的耳朵中,自然会得到心仪已久的压岁钱。而大人们则要互相走串拜年,到长辈家中拜年,一律说些程式化的恭喜发财、健康长寿、步步高升、万事如意之类的吉利话,到处都是笑逐颜开,整个村庄弥漫着吉祥,原来这就是幸福,幸福的人们把幸福和喜气写满了笑脸。

春节一过,优哉游哉的人们就开始走亲戚了,有的一家子到岳父母家拜年,有的要参加亲朋好友的婚礼或岁生日宴会,这是一年中开始的,也是人们交流思想、沟通感情的最佳时期。难得清闲几日,所有的情感和祝福盛满了酒杯,红彤彤的对联洋溢着万事如意。一年之际在于春,春来了,意味着好年景又开始了。

直到正月十五,千家万户闹元宵,看花灯,大街上是灯的海洋、人的潮流,徜徉其中,千娇百媚的姑娘们欢声笑语,青春帅气的小伙们雄姿英发,精神抖擞的老人们兴高采烈,稚气未脱的孩子们欢天喜地……这一幕幕动人的场景将为过大年划上圆满的句号。

盛世喜逢春。我们用心祝愿,一年更比一年好,年年都是吉祥年!

中国人为何回家过年

王登佐

临近春节,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数以亿计的人,跨越千山万水,忍受路途拥挤不堪的艰辛和痛苦,只为回家过年。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应该是“父母在,不远游。”可现实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离开故乡,在外面的世界拼搏奋斗,寻找机会、财富和梦想。然而“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成了游子的心声。

很多人不明白为何要赶在春运这个最忙碌的时节回家,是什么神秘的力量驱使着游子回家过年。这要从“年”说起。“年”这个字始于周代,尧舜时称载,夏代称岁,商代称祀,中国是农耕民族,人们在田间劳作,只有风调雨顺才有好收成,中国人认为在天地诸神恩赐下才能过上好日子。过年这一天是一年的初始,所以这时祭祀天地诸神,成为国家最重要的政治活动。《礼记》记载:立春日,天子要亲率三公九卿诸侯等,到东郊举行迎春典礼;民间也有很多仪式来表达对天地诸神和祖先的敬意,由此衍生出——祭灶、辞先压岁、掸尘、拜年、财神日、春叙酒等年俗。过年,无论是国家还是民间供奉天地诸神和祖先的习俗,都是礼仪的灵魂。因为祖先墓地和家祠都在故乡,祭祀关系到个人和整个家族前途命运,所以回家过年变成游子的必然选择。

“树木千尺根于土,人生之本源于祖。”现代社会的人们就像一只只漫天飞舞的风筝,到处迁徙生活。自己的老祖宗是谁,自己的姓是怎样产生的,自己的家族是从哪里迁徙而来,祖上有哪些杰出人物,有哪些值得继承和发扬的家族传统等,都需要寻根祭祖。寻根祭祖就是中国人的宗教,寻根祭祖的价值,实际上与宗教、哲学所思考的是一个主题:即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又向哪里去?中国人多有身份认同观念,寻根祭祖也是在经济发展了、社会进步了的条件下,传统思想意识的大迸发。正是这种神秘的力量驱使着离乡游子无论在何处归途都阻挡不住匆匆回家脚步,去追寻曾被淡忘、疏远的家庭、家族、祖先,重建个人、家庭、家族的心灵家园。

几千年过去了,古老的年俗依然在民间顽强的存在着。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布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随即宣布废除旧历改用阳历。但一纸公文岂能改变千年民间传统?当年2月18日(壬子年正月初一),民间照例过了传统新年,其他传统节日也依旧。有鉴于此,1913年7月,民国政府恢复每年旧历正月初一为“春节”,并同意春节例行放假,次年起开始实行。这也是春节一词的来历。这就是家的力量,回家过年作为年俗的灵魂被完好的保留下来,这种意识已植根于中国人的血脉之中。杨白劳出门躲债,大年三十也要冒险回家,买回二斤白面包饺子,扯上一根红头绳给女儿把头发包扎起来。如今游子不顾路途遥远,不顾风雪严寒,不顾一票难求,也要回家过年。